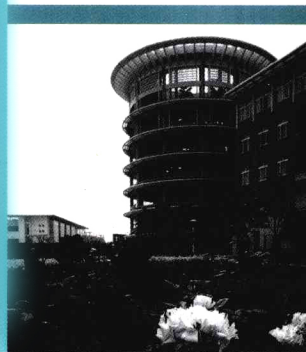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

——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

Evolution of a World State

——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ollective Ident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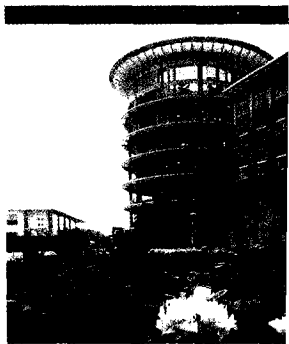
张全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张全义/著

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

——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

Evolution of a World State

——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ollective Identit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张全义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4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694-7

I. 世… II. 张…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7867号

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

作 者: 张全义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责任校对: 陈熙然 熊霁明

版式设计: 小宝工作室

陈宝善 张克修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67078243(总编室),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33(发行),67078255(办公室)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毫米 1/16

字数: 500千字

印张: 22.75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694-7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3

0.1 认同、集体认同前期研究及其学科衔接 / 13

0.1.1 关于认同、集体认同 / 14

0.1.2 心理学意义的认同 / 15

0.1.3 国际关系意义上的集体认同 / 19

0.1.4 东方哲学与认同的实现 / 32

0.1.5 广义进化论与认同模式的转换 / 35

0.1.6 小结 / 38

0.2 全球集体认同概念界定 / 40

第一篇 全球集体认同生成的必要条件说明

第一章 集体认同生成条件之一：人性是可以建构的 / 47

1.1 关于人性的概念界定 / 47

1.2 人是特殊的灵智动物 / 55

1.2.1 大脑与智慧 / 55

1.2.2 意识的不可还原性 / 58



1.3 关于集合或社会人性的说明	/ 62
1.3.1 人的理性特征与共同体的建构	/ 63
1.3.2 爱是人类进化的源泉	/ 67
1.3.3 道德与人类文明	/ 71
1.3.4 地理环境、国家特性与人性塑造	/ 75
1.3.5 文化生成对于人性之意义	/ 80
本章小结	/ 84
第二章 集体认同生成条件之二:社会规范是可以建构的	/ 86
2.1 集体意愿与规范的维系	/ 89
2.2 宗教意义上的规范	/ 93
2.3 国家对规范的建构	/ 101
2.3.1 儒学在中国之发展	/ 102
2.3.2 国家与国际规范的普及	/ 103
本章小结	/ 111
第三章 集体认同生成条件之三:社会身份是可以建构的	/ 113
3.1 个体身份的形成与扩展	/ 114
3.2 社会身份扩展之效应	/ 117
3.3 国家是社会的人	/ 121
本章小结	/ 130
第四章 集体认同生成条件之四:相互依存催生共生意识	/ 132
4.1 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历程	/ 132
4.2 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 141
4.2.1 生态危机催发共同责任	/ 141
4.2.2 安全困境引发合作安全	/ 149
4.2.3 精神危机呼唤集体认同	/ 150
本章小结	/ 151
本篇结论	/ 153



第二篇 集体认同模式的转换

- 第五章 对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充分条件的理论说明 / 155
- 5.1 广义进化论意义上的目的论 / 156
 - 5.2 能动的目的论发展之机理 / 160
- 本章小结 / 164
- 第六章 混沌认同(意识) / 165
- 本章小结 / 170
- 第七章 原始认同 / 172
- 7.1 酋邦认同 / 173
 - 7.2 图腾认同 / 176
- 本章小结 / 181
- 第八章 古典国家认同 / 183
- 8.1 城邦式认同 / 185
 - 8.2 王道帝国式认同 / 189
 - 8.2.1 羁縻政策 / 194
 - 8.2.2 朝贡制度 / 196
- 本章小结 / 202
- 第九章 现代主权认同——以中国为案例 / 204
- 9.1 威斯特伐利亚机制的确立——现代主权国家生成分析 / 205
 - 9.2 主权国家认同的建立 / 207
 - 9.3 现代主权认同的发展与完善 / 210
 - 9.4 主权认同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 215
 - 9.5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主权观 / 218
 - 9.6 中国现代主权认同的转换 / 221
 - 9.6.1 领土主权 / 221
 - 9.6.2 司法主权 / 225
 - 9.6.3 经济主权 / 232



9.6.4 为天下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	/ 237
9.7 中国案例所带来的启示	/ 242
本章小结	/ 246
第十章 后主权认同	/ 248
10.1 后主权认同的时段划分说明	/ 248
10.2 民族国家认同	/ 252
10.3 软实力	/ 259
10.4 文明和谐论	/ 263
10.5 集体认同与国际体系的转换	/ 269
10.5.1 欧洲协调	/ 270
10.5.2 国际联盟	/ 276
10.5.3 联合国	/ 278
本章小结	/ 281
第十一章 世界国家认同	/ 283
11.1 世界国家的理念	/ 283
11.2 世界国家认同生成中的几个硬核因素	/ 284
11.2.1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	/ 284
11.2.2 权利与利益	/ 288
11.2.3 暴力	/ 290
11.3 世界国家认同过渡	/ 297
11.3.1 文化认同	/ 298
11.3.2 全球信息共享	/ 305
11.3.3 超国家组织	/ 308
11.3.4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国家	/ 317
本章小结	/ 324
结语	/ 326
参考文献	/ 341
后记	/ 353



前 言

体系的转变方式并非存在着一种模式，认同或身份的转移可以成为主导体系转换的主要变量。认同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体系的模式和社会进化的程度，也是导致体系冲突或和谐的重要因素。

——作者题记

本书的原始思路来源于笔者对人类战争与冲突、群体道德的沦丧（比如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全球化进程给人类世界造成的种种困境等现实与原因的思考。这些思考引发了笔者对人类悲剧、人类发展及世界未来等问题的追踪求源：就人类的近期历史而言，自1914年到今天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为什么爆发了两次全球性战争？是什么原因导致冷战爆发又促使其结束？在恐怖主义肆虐的现实中，人类是否真的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正在经历一场“文明的冲突”？“帝国”或“霸权国”果真能促成“永久的和平”？

就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看，主权国家如何在发展自我的前提下和谐相处？人类能否解决由发展而带来的地球危机？如果主权国家是历史产物将来走向消亡，那么未来的世界体系是“帝国治下的和平”还是全球主义的和谐？区域共同体特别是欧盟的发展对主权过渡的意义何在？如果人类的未来必定要走向某类世界国家，那么体系的转换是以暴力还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①人类社会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能否达到一种价值共享？如果人类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价

^① 笔者认为：坚持国家主权不会发生变化或处于饱和状态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二战以来的政治历史表明，国际关系事实上已演变为成全球性复合关系。两位对国际秩序有过一定研究的学者指出：“民族国家秩序从未处于静止状态，以后也不大可能处于静止状态。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最近其变迁加速了。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可能性成为当前一个严肃的话题。”詹姆斯·G. 马奇，约翰·奥尔森：《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63页。



值或意识共享，那么这种“集体认同”能否在全人类之间实现？^①

以上这些问题不仅引发了笔者对人性、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促使笔者在历史和哲学以及众多的社会学科中寻找答案，而且也促使笔者从国际体系和主权转换的角度寻求答案。比如，支撑稳定体系运行的根本原因何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威斯特伐利亚机制、欧洲协调、国际联盟以及正在运行的联合国和目前方兴未艾的共同体等对历史的进步起到了什么作用？^② 如果主权国家不是永久的，那么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在不断的思索和研究中，笔者开始关注认同或身份转移对国际体系转变的作用，并逐渐认识到体系的转变方式并非存在着一种模式，认同或身份的转移可以成为主导体系转换的主要变量。认同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体系的模式和社会进化的程度，也是导致体系冲突或和谐的重要因素。支撑笔者这一假设的理念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的可建构性（以希尔、温特为代表）；^③ 二是政治的实质在于价值（比如黑格尔、伊斯顿的观点）；^④ 三是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和普

^① 在微观层次上，诸如这类问题还有：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纳粹德国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将 500 多万犹太大灭绝？为什么同样的悲剧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卢旺达重演？（短短的三个月内造成近 50 万人伤亡）为什么 9·11 事件偏偏发生在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发达、最讲人权”的美国？诸如此类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惑与缠绕着笔者并使我倍受“煎熬”，有时甚至茶饭不思、夜不成寐。记得一本国际政治教科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搞国际政治的人首先不会为生存这样的问题而发愁，不幸的是笔者却例外。然而，知识分子对世界、国家、社会天生所具有的使命感却使笔者不断对以上问题苦苦思索并坚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笔者始终坚信“人是精神的动物”，人类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价值的体现”。可以说这种信念是我多年来能“义无反顾”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并乐此不疲，把学术追求当作了一种“享受”并最终有了这篇“习作”。我深信与笔者同感的人士大有人在，或许这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天性。

^② 笔者曾试图从“实力均衡”、“霸权稳定”、“联盟”、“威慑”、“合作安全”以及“机制”理论中寻求帮助，坦诚地说，这些理论虽然加深了笔者对国际关系一定程度的理解（更多的是微观层次利益转换或实现途径的理解），然而，就全球政治体系平稳转换和冲突的终极化解而言，这些理论都不能给笔者一个圆满的答复。

^③ 参见 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Free Press, 1995,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Basic Books, 199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政治哲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指出“我现在要指出，政治研究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一直想要揭示权威性的分配方法如何影响价值的问题”。戴维·伊斯顿著有《政治体系》（该书已于 199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欧阳英著：《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37~548 页。有关认同模式的转换论述见本书的第二篇“全球集体认同模式的转换”。



遍联系性（拉兹洛、洛耶的广义进化论），^①因此，本书的所有论证基本上将围绕这三个理念进行，^②可以说这便是我选择“世界国家生成——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这一研究课题的初衷。

就本书而言，笔者只希望上述的设想能为对全球集体认同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种可参考或可批评的文本，并希望能在框架结构上形成一个粗线条的论争结果。为了服务于正文论述，在此，笔者首先试图在本体、认识、实践三个角度就本书的研究意义作出简单交待。

就本体论而言，作为地球上乃至宇宙上唯一高级生物的人，如何在“共生、共存、共荣”的情势下走下去，这是现实世界中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人类社会已经远远不是蒙昧、隔离和互不来往的远古时代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世界，或者至少可以说，今天的世界观念不仅仅意味着无限制地发展自己的权力、财富和自身安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决不是纯粹追求物质意义的增长。

19世纪的壁炉、20世纪的大烟囱、高楼拥挤的城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遍地开花的商业城曾是我们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些物质繁荣的背后不仅使得地球拥挤、人口爆炸，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引起天灾人祸（地震、海啸、飓风以及莫名其妙的传染病），而且造成物欲横流、人情淡漠、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物质在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明显式微，人类的历史也不全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物质的因素（硬实力）对权力的攫取似乎不再起绝对支配性作用，文化性或精神性因素（软实力）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所以说，就理想的世界而言，改变狭隘民族利益观、拯救地球、走向某类“世界共同体”使得价值认同的作用

① 关于广义进化论理论一系列丛书组成，该套丛书由以下专著组成，他们分别是：大卫·洛耶（David Loye）著，《人类动因对进化的冲击》（*The Evolutionary Outrider*），（王洪昌、王裕棣译，《达尔文：爱的理论，着眼于新世纪的治疗》（*Darwin's Lost Theory of Love*）；[美] 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人类内在的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The Inner Limits of Mankind*）（黄觉、冈家胤译）、《微滴之塘，宇宙中的第五种场》（*The Whispering Pond*），（钱兆华译），《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第三个1000年》（*The Third Millennium*），（王洪昌、王裕棣译；[美] 理查德·柯伦（Richard Coren）著，《地球信息增长，历史与未来》（*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庄嘉译）；[英] 罗伯特·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著，《生命新科学，形态发生场假说》（*A New Science of Life*）；该套丛书由冈家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 支撑本书观点的远不止这三个层面，这里笔者只列举了具有核心意义的三个内容；有关其他的支撑理论或观点将在本章及正文的论述中多少将有涉及。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或者支撑本书的其他假设本身或许就是一个理论体系，笔者只有仰尊而无任何怠慢之意。



日益显现。

认识论的实质是价值的归属问题。价值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灵魂，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言“科学精神要比科学成果更有价值”。^①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曾经旗帜鲜明地说过：“我们是文化动物，我们有着对世界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和赋予世界意义的能力和意愿。”^② 含义和意义不仅是观念现象，也是精神现象，可以说，“观念的作用也是韦伯社会科学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可以被称作作为一种文化动物。^③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化史。从十字军东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德宗教改革、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峙以至 9.11 事件，这些事件都或多或少地提醒我们价值观念在政治进程、政权形式以及体系变化起到了远非物质因素可以单独解释的作用，不难看出，价值类属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核。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一种价值的递进，这是因为：前人的思想精华、道德启示、社会组织经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现实的启蒙、传承和指导，因而促使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发生进化；人类的历史因此是一部进化的历史，相对于上述的个体事件而言，整体意义的历史不是偏重于微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将观测人类发展的历史放置在宏观的场景中，这便是在本书中提及的进化的或大（宏）历史。

从狩猎群、氏族社会、酋长统治到城邦国家、教皇（国王）专制、民族国家、议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世界国家、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呈现为一种身份或认同的进步（即便从微观意义上会有暂时的倒退）。进化的或大历史的视野不会停留于单元组织、国家，而存乎于从人类历史诞生到终极意义的世界国家形成。

诚然，帝国形式诸如历史上存在过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ia）、“秦汉帝国”（以至所谓的中华帝国）、“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ica）和曾经隐现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假设）都对历史的推进起

^① 埃利奥特·史密斯著，李申、储光明等译，《人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② 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 [美]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56页。

^③ 当然韦伯的研究中既包括观念的工具性作用，也包括观念的规范性作用。他说“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的] 文化意义越是广阔，价值观念 [在这一社会现象中] 起到的作用也越大。”见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 [美]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60页。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都对于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治理发挥过干预作用，但是，就人类的终极发展而言，它们充其量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时段，而不可能成为终极意义的治理形式。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主权的发展并非静止的、博丹主权论的意义是有限的、也不意味着人类的政制历史只能终结于主权语境，故此“博丹不是唯一的，主权国家也不是永久的”。^①

不可否认，以上这些治理形式或话语的背后都隐示着理念、认同或身份对国际治理的一种价值诉求，身份认同从一定程度上类同于价值认同，遑论这种认同源于霸权或缺乏法理性。必须指出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的价值或精神因素并非是说笔者否定非物质东西或层面以外东西对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物质基础是构成人类意识、社会组织、国家形式、世界一体化的重要动力，社会进化论从一定程度上是物质和观念的统一，尽管到了一定阶段非物质力量即价值或理念在对社会的建构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②

从实证的角度或政治现实而言，人类的发展事实上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死胡同，人类不可能不再关注自然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存状况；冲突与战争在人类进入文明时段后仍没有消亡，特别是曾经让整个世界寝食不安的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没有终结，“普遍的民主和平”也没有如期降临，取而代之的是分离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这似乎印证了一种“失败的历史预言”，现实政治似乎面临着再一次的价值选择。

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建设面临着十分紧迫的任务：从地区冲突、领土纷争、颜色革命、国家分裂到能源危机、环境保护、地球治理以及土著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克服由反恐扩大化带来的后遗症，很显然，这些棘手的问题告诉我们：冲突的化解不能单靠利益、安全的补偿、保证、规范的执行和机制的维护等形式就可以永久地得到解决，没有理念上的共享或身份上的认同，冲突和纷争将得不到根本的解决。^③

① 高全喜在评述博丹的《主权论》一书时阐述道“中西方各种非主权的政治理论，如世界帝国论、永久和平论、共产主义论、乌托邦论、天下大同论等等，描绘的人类社会的未来途径都与主权国家论相左，当今论者言及的后主权时代显然有这样一个古今大历史的叙事背景。”，参见高全喜：《理解博丹〈主权论〉的三重视角》载《读书》，2009年第6期，第59页。

② 希尔的社会建构理论正是强调了社会建构中的“现实因素”，这也是他的《社会现实的建构》一书的核心。参见 John Searl: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55 ~ 56, 110。

③ 比如，冷战结束后，担心身份或者认同受到侵蚀或由此造成的特定族群或文化的消失诱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纷争，这种冲突的背后实质潜伏着认同的危机。见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拉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焯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王逸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人类世界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性、脆弱性在增大，由能源开发、生态失衡、大气污染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严峻；另一方面，在消除恐怖主义、对付金融海啸、治理地球环境、制止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共建贸易机制、促进全球民主与人权等方面又离不开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尽管现实中仍有个别国家仍试图将自己的霸权意志强加给世界体系。一言以蔽之，所有这些客观的或社会的现实都促使人类特别是主权国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理念和方向进行反思：人类向何处去？如何避免地球危急？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如何在发展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取得共同发展？如何改变现有的国际制度中的不合理的机制和现象？如何使最大的超国家组织在世界治理中发挥作用？显然，现实和未来都在呼唤人类建构一种有近似于普世意义的集体认同。^①

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特对本书的论证理念作出说明：

既有的对认同分析中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②笔者赞同将这两种观点折中，即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在人性、意识、心理以及进化理念上表现为一定的趋同性，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就论述的方式而言，是历时性、共时性与互动性观点的一个融合，因为就社会科学，特别是发展的全球社会而言，单独采用任何一种论述方法恐怕都会有失偏颇。广义地说，人类历史就表现出从历时观点到共时观点的转变以及从共时观点到互动观点的转变，人类历史是流动的而非静止不变的。^③

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无意识地锁定在狭窄的欧洲和西方的历

^① 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或集体认同构建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于普世意义的价值探讨从人类诞生就未停止过争论，至20世纪已有不少学人在做探讨，比如加拿大籍学者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在其专著《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一书中提到：“20世纪的人所面临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社会层面的以及在个体层面上的——都涉及宗教：在群体意义上是如何将新近正在出现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转变成一种世界社团（world community）；在个体意义上则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发现意义。”[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 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著，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王逸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 人类学家阿兰·巴纳德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归纳为以下几种，这同样适于世界或全球政治的研究。历时性观点包括进化论、传播论、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文化区域研究（在某些方面）；共时性观点包括相对论（包括“文化与人格”）、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认知研究、文化区域研究（在绝大多数方面）、功能主义（在某些方面）、阐释主义（在某些方面）；互动观点包括互动论、过程论、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功能主义（在某些方面）、阐释主义（在某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阿兰·巴纳德著，王建民、刘源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11页。



史范围内，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也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模式严重影响或者说走进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死胡同”（Westphalian blind alley），这种思维定势目前在国内外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退一步而言，在论及传统的国家形式中，大多数西方学者忽略了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东方体系”。^① 巴瑞·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就此批评道：“一个不利于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审视国际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关系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假定，即威斯特伐利体系代表了国际体系。这种假定必然赋予国际关系领域一种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②

故此，我们有必要对业已存在的“东方体系”作出新的阐释。就研究而言，东西方理论之间有没有一个公约数，能否在各种理论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并将它们有机地连接起来，特别是东西方的哲学、治理理念之间，这些正是本书试图要做的。^③ 笔者认为：人类的世界是物质与理念的结合体，更重要的是一直在继承中发展、变化的，东西方理念之间存在一个殊途同归的认同。

因此，本书试图借鉴各种学科在集体认同建构上的假设或论证，并使之成为一种“理论拼盘”。借用这个拼盘的目的是为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或模式转换提供依据或佐证。归结起来，这些理论和研究成果主要有：广义进化论关于人类和世界发展“场”的认识、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族群和社会进步的描述、社会学中关于身份和认同建构的论述、政治心理学中关于群体心理的叙述、现实主义的理性分析、自由主义的合作、制度理论、英国社会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新安全观、建构主义的“理念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东方思想”尤其是儒学的“天下理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物理哲学（量子哲学）等学科和论述。

本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主线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精神或价值将对人类历史的进步起着主导作

^① 参见 [英]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造》，刘德斌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原著出版于2000年），第4页；Also see Peter Stirk: “The Westphalian Model, Sovereignty and Law in Fin-de-siecle Germa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2), 2005, p. 152.

^② 根据这种观点，是欧洲生育了现代主权国家，所以按照主权国家定义的国际体系必须被视为欧洲独有的产物。参见 [英]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刘德斌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 关于对国际关系不同学派之间、东西方哲学之间的融合性的探讨这一课题，笔者深受王逸舟教授的启发，笔者曾在不同的学术场合听及了他的这一倡议；也见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小引，第2页。



用, 这种进步体现在体系上表现于认同模式的转换。二、集体认同是促进人类历史不断向前的动力, 人类活动中的冲突与合作都源于集体认同的差异。三、行为体的意识进化、体系的互动会促成价值观念的共享, 这种价值共享的理念和状态便是集体认同。四、集体认同同人类历史发展一样呈等级和进步的方向发展, 全球集体认同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可以实现的, 它在终极意义上表现于世界国家的形成。^①

笔者试图把对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转换的研究定位于历史进化和哲学演绎的视角。在笔者看来, 大历史或进化的历史是相对于微观的历史(个体事件或国别、区域史)而言。因而, 笔者试图把人类整个的历史视作一个“链条”(汤因比)或一条“溪流”(斯塔夫里阿诺斯), 或视作一个周期(莫德尔斯基、沃勒斯坦)其涉猎的内容涵盖从人类诞生到今天的整个历史, 即试图将人类整个文明或全部历史纳入考证范围或视为一个参照系数。^②坦诚地讲,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述国际关系不是笔者的发明。从历史制度主义到历史建构主义, 可以说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反对偏重倚重历史对现实进行解构, 但笔者认为: 离开历史环境是无法谈及认同或体系转换的,^③ 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 它还表现为一种理念和世界观。^④ 哲学家孔德(Comte)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① 预测未来往往吃力不讨好, 甚至是愚蠢的, 但笔者坚信这种尝试是值得的, 因为对终极世界的探讨不仅关乎现实政治, 更重要的是这种尝试也关乎人类世界的本质与意义。

^②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将人类文明当作一个线索“链”了起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 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 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阶段, 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 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习惯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 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刘德斌所作“序言”, 第4页。此外笔者认为《文明的溪流》、包括前几年畅销的《亚洲史》、《欧洲文化史》都属于这种视野。关于历史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可进一步参阅本书第1篇第一章对“人性是可以建构的”阐述。

^③ 关于历史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概括论述见, See Brian C. Schmidt;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it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3~23; 历史建构主义强调历史因素或环境对规范、机制活道德的影响, 有关这部分内容, 笔者将会在本书的第二篇第二章“社会规范是可以建构”中加以论及。Also see Andrew Hurrell: “Norm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it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142.

^④ 比如, 19世纪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曾总结到: 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 还是一种世界观, 或者更确切地说, 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 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版, 译序, 第6页。



就说过：“除非通过它的历史，否则任何概念都无法理解”，史密斯补充道：“连续性的原理和文化的传播是解释人的行为的基本要素”。^①

当然这并非说笔者只赞同“历史主义”的分析视角，而排除其他分析问题的理论或途径。^② 笔者侧重于历史的阐述在于试图从历史中发掘人类的进化之根本，而非从纯话语和后现代的角度来理解认同的建构。至少说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使我们可以避免陷入“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好或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分析模式，^③从而用真正的历史的、进化的视野考察“国际体系”。^④ 更重要的是能将东方的制度或思想，比如中国的历史纳入考证的范围。^⑤

因此，本书借鉴汤诺德·汤因比、莱夫特·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巴瑞·布赞、理查德·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和温特的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的思考范式，将从古到今的全球历史当作一个“舞台”，并以“认同”为主线，来分析人类从蒙昧时代到当代国家制度以及将来世界国家形成的历程。必须指出的是：将这样长的历史时段纳入论述范围，难以将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纳入分析的视野。笔者只能有选择地筛选并做些“画龙点睛”般描述；有机地将体系理论与传统的三分法（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结合起来从而彰显认同对体系或者历史的进化作用。这样就有了笔者在本书第二篇中论及的六种认同模式，即混沌意识（认同）、原始认同、古典国家认同、主权国家认同、后主权国家认同和世界国家认同。

^① 参见埃利奥特·史密斯著，李申、储光明等译，《人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 梅尼克被习惯称为“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尽管他后期也试图摆脱纯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历史主义的关切点在于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马基雅维里曾把道德排除在政治行为之外，认为政治行为具有非道德性，无须用道德准则来评价政治行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国家理性（亦即“权力政治”）处于道德领域之外。然而，自黑格尔以降，德国的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却希望国家也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的。这种哲学思想也反映在梅尼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译序，第6~7页。

^③ 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0页。

^④ 比如，当代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哲学家让·迪布瓦（Jean Dubois）曾经说过：“笔者拒绝历史。从你开始处理共时性结构的那一刻起，共时性结构就处于统治地位”。参见欧阳英著：《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附带说一句，笔者并非反对对历史的解构，但我的观点是要在历史继承性，特别是在人类意识进化或文明连续性的基础上来解构历史，进而达到建构未来历史的目的。

^⑤ 笔者认为就普世主义而言，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就论及了“天下体系”，且自汉唐至明清也践行了这一理念，尽管新儒学的代表大大发展了其原始的教义。



正如前述，本书也试图从哲学演绎的角度来推理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这是因为，哲学是人类一切实践和精神活动的灵魂，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到当代的哈贝马斯、福柯、韦伯、罗尔斯等，人类与哲学关系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事实。^①德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在其《政治的正义性》一书中说过“哲学同样具有政治任务，反过来，政治也依赖于哲学”。^②因此，对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的研究虽然不能上升为纯哲学研究，但至少它是关乎哲学的思考。退一步讲，集体认同关乎人类理念的研究，因此它与哲学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哲学是人类进步的灵魂。观念因此被历史哲学家当作“人类可以企及的最高巅峰”、“敏锐的智慧与创造潜力联合成为的一种普遍实践”、“一把历史的理解之钥”并“影响事情的发展与人类的行动”。^③

因此，如能将集体认同的可建构性研究置于“大历史”、“哲学”、“社会事实”的场景，用哲学的思维对历史事实或案例进行考证并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么笔者就窃喜知足了，这也是我把本书定位于“初探”的原因。总之，本书写作的意义是试图为全球意识（认同）谱系或范式的形成提供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或模式，从而试图为全球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变提供一种学理支撑；在实践上，对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服务于全球治理及全球社会的共建，并为我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理论注解。

本书的结构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一篇、第二篇为本书的正文，共有十一章章组成；第四篇为结语。为清楚起见，在此作简要说明：

导论：简述认同的前期研究及对全球集体认同的概念作出界定。

① 阅读一部好的哲学书籍无疑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笔者认为，就中国的学者而言，欧阳英的《走进西方政治哲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它的特点是将西方哲学的思想用一条明晰的“线”连了起来。参见欧阳英著：《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还有一本通俗的英文著作作为Frederick Copleston, S.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Imagebooks, 1993。该套书一共3卷，它的一个特点是将哲学家的思想与其生平、经历联系起来进行评论。比如在评述奥古斯汀（Augustine）时，该书不仅列举了他的出生日期（November 13, A. D. 354），而且还分章阐述了他对“知识”、“上帝”、“世界”以及早期“城邦国家”的观点。Also see Colin Wigh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it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23 ~ 52.

② 该书已在我国出版发行。参见[德]奥特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引自欧阳英著：《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③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译序，第16页。